

◎往事情怀



土炕

姥姥在初冬时搬了新家，从偏僻的农村搬到了敞亮的楼房里，她和姥爷高高兴兴上街采买家具，选了最流行的席梦思大床摆进主卧里，又买了厚厚的床垫铺在床上。搬家那天，姥姥姥爷逢人就说楼房好，宽敞干净而且方便，新家里像过年一样热闹。天气很快就到了最冷的时候，姥姥姥爷在新家里只住了两个月，就直嚷嚷着腰疼腿疼脖子疼，要回村里去睡他们的大土炕。

村里的堂屋里有一盘通间炕，是姥爷年轻的时候自己盘的。姥爷动作极快，盘一面炕只要一下午时间，而且手艺顶好，村里人盖新房、娶媳妇都请他去盘炕。这面土炕睡了快一辈子，还没出现过塌陷和不传热的情況。几十年过去了，炕和人找到了最佳的相处方式，进门就脱鞋，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好，伸展四肢、舒展筋骨，哼着小曲儿，一下午的悠闲时光就过去了。

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好几面大土炕，只要有人住的房间里就有土炕。冬天，孩子和冬闲的大人们盘腿坐在土炕上，男人们眯着眼睛抽着旱烟，斜倚在被子上，说些过去的故事。女人们则在灯下做针线活，将一家好几十人的衣服、鞋子都缝得厚厚实实，不管多冷冽的风都无法吹进针脚里去，一双双手在飞针走线，日子在缓慢流淌，一点一滴的，将生活的皮相过进骨血里去。

夏秋，是农村最热的时节，知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乡野间的虫子向来不知愁，只知道没完没了地宣告季节的闷热。这时候，土炕的作用就骤然突显了。夏秋的土炕是夜晚最佳的避热去处，汉子们脱得精光，妇女们只穿汗衫短袖，背贴着冰凉的土炕，听着窗外的夜声，心中和体内的热火一点点流进土炕里去，一点点消散在夜风中，一点点消失在火热的空气中。它总是有这样的魅力，在冬天烘烤胸膛和四肢，在夏秋消解暑热和躁动，让许许多多不安分的日子变得安分。

农村人的生计一半从田间地头来，另一半就从土炕上来。

许许多多关乎家族走向的决定，都在土炕上做，许许多多决定家族命运的契机，都从土炕上来，家里的汉子们挤在同一张炕上，一起商量讨论来年的活计，日子虽苦，但有了土炕的温暖，再苦再累也觉得温暖柔和。土炕在苦难中一次次给予鼓励和热度，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中，即使面对艰难困苦，也永远记得沁在骨髓里的那一点来自土炕的慰藉。因此睡过土炕的孩子，在成年后都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每遇挫折，都能挺得住扛得过，而后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奶奶家也有一面大土炕，能够同时容纳五六个人睡觉。平整光滑的炕面上铺着厚厚的毛毡和席子，烧炕的炕门和烟囱相通，烧炕用的玉米秸秆和干燥的动物粪便在草原上比比皆是。爷爷和奶奶是草原上的老牧民，一辈子睡惯了热炕，也习惯了它冬暖夏凉的特点，到了八十岁左右的高龄时，仍然身体硬朗，没有染上风湿病，更没有驼背的现象，这都是土炕的功劳。

那时候，草原上的牧民每家每户都有一盘土炕。从天不亮开始，一直到深夜里，老人们全身心扑在羊群、驼队、马帮里，一天的活计繁重而琐碎。但无论多忙，夕阳西下的时候，女人们都会就地捡一篮筐羊粪、牛粪回去边做饭边烧炕。于是几乎是同一时间，草原上相隔甚远的牧民家的烟囱里就都飘起了青烟，风向标一样吹出很远很远，大漠孤烟里隐藏着深厚的生活情感。劳动了一天，晚上回家吃完晚饭简单洗漱后，一家人顺着同一个方向一起躺在一面炕上聊天解乏，不多时就纷纷入睡了。

小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土炕奉若神明。这种用泥土胚子、砖和麦草砌的长方台带着一种实实在在、土里土气的味道，但是却足够贴心温暖，后背的经脉贴合在炕面上，内心充实而满足，挨着土炕，睡眠质量都好了许多。仿佛我只要拥有一面土炕，黑夜的风雪、寒冷以及动物凄厉的嚎叫就都与我无关了。而远嫁的姑娘们，最想念的也是这一盘土炕，多少次，她们都是风雪夜归人，跋山涉水向着一方炉火、一盘土炕走来，炕的温度治好了旧疾，也治好了乡愁。

文/李 娜

◎岁月如歌

车馆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每个生产小队都有两三辆马车。马

车是生产队里的主要交通工具。

赶马车得配有一名车馆儿，车馆儿是主驾，再配一名副驾，叫“跟车的”。赶马车是一项技术活儿，相当于开汽车的司机，待遇相对就高些，每天多给记2分工；若是出县城以外的地方，还可领2毛钱的补助。

我七叔当过我们生产小队的队长，在当队长之前就当过车馆儿。我七叔当车馆儿进省城拉脚跑运输那年，遇着一位报社的记者。那位记者让七叔摆好架势，给七叔拍了一张驾车扬鞭抽马的照片，照片登上了报。那位记者也热心，后来还给我七叔家寄去一份报纸和4寸大的一张照片。我七叔下世已经多年，可那张报纸和照片七婶至今还保存着。

我大哥也当过车馆儿，而且还是技术相当高的车馆儿。有时走泥泞的路段或过水渠什么的，别的马车就会被卡住陷进去，大哥赶的马车一般不会；即使偶尔被卡住陷进去了，大哥就会双脚又住车辕，站立起来，一手握缰绳，一手持马鞭，先用鞭柄在驾辕的骡子屁股上一戳，随着“嘚嘞——驾！嘚嘞——驾！”的吆喝声，而后扬鞭，左一鞭抽在拉边套的右马屁股上，右一鞭落在左马的屁股上，驾辕的骡子与拉边套的左右马服从大哥的召唤，齐心协力同奋蹄，马车旋即就启动出去了。

我小时候就坐了大哥的马车出去挖野菜，割柴草。把挖好的一袋野草或几捆柴草搁在装满庄稼的马车上，我也坐上面，晃晃悠悠真舒服！我这优越条件，让别的小朋友很是羡慕。

我大哥赶马车的技术高明，一半是缘于他的水平，另一半应该归功于那头驾辕的骡子。那头驾辕的骡子，毛色黑亮，眉宇间长一撮白毛；又因其眼睛大而亮，不知谁给取了个很文化的名儿，叫“大眼灿”。大眼灿个头大，力气足，但性子烈，倔。只听从我大哥使唤，别人不行。可这头大眼灿还是死在了我大哥手上——那年，在省城拉脚，过铁道时，连马车带大眼灿和两匹马让火车撞了……大哥命大，跳车了，受了重伤，命保住了。大眼灿和两匹马拉回了村，煮了给社员们分着吃了。大哥没吃那肉，哭了一晚上……从此，大哥就再没当车馆儿了……前些日子，去养老院看望年近八旬的大哥，拉起当年他当车馆儿的事，一下打开了大哥的话匣子，说个没完没了；说到大眼灿，泪在大哥眼里直打转……

我大哥不当车馆儿了，就

由我的本家堂哥接任大哥当了车馆儿。我结婚时，就是坐了堂哥赶着的三套马车把新娘子凤凤娶回家的。我家与凤凤家本住房前院后，可那天没抄近道，绕村子转了一圈；堂哥快马又扬鞭，把我和凤凤的心都快颠出来了……一拉起这事儿，老伴儿凤凤还在嗔怪：你们老李家真是没正经，哪有个大伯子去娶小婶子的；而堂哥他还有意要笑我，把我都心都快颠出去啦！我一笑，回敬说：人家堂哥是司机，本职工作，他不去娶，谁去娶？堂哥他不是有意要笑你，是踩了一脚油门……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进步，生产小队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复存在了。

我敲打键盘写下这个拙篇，是因为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根本不晓得生产小队和车馆儿为何物了……权当作个怀念吧！

文/李元岁

◎非常记忆



念着一座城

年轻时，走了许多城。喜欢中的，有座南京城。

南京，古金陵之地。旧区划时，故里与南京只隔一条窄窄的乌江水。立在水界岸地上的，是历史上楚汉时霸王项羽无归，死亦为鬼雄的地方。一座短短乌江桥连着两地。

从故里往金陵，百多公里路程，时间上，有着从年少到中年一次次记忆。

少时去南京，是班级春游，老师宣布让教室兴奋许久。当客车爬上长江大桥，曾经课本画面场景真实再现，车里像百鸟归林，叽喳一片。行到新街口段，绕在金陵饭店下，高楼让一群小脑袋都抵在车玻上。我那胶片相机，只有十六张，却为金陵饭店偏爱了四张不太清晰的黑白照。

课堂惯例一篇作文，老师捧着我的作文本，绕着课堂念读着“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古都南京……”后来文字又放在校板报上，极大增添了一位少年对一座城初识好感。数年后，再遇课堂老师，亲切无比。老师已居南京，秋约牛首山，步态恍然又回当初。想着往昔半山处，

茂密老树下，青砖鳞瓦建筑老学堂，恩师挽着发髻，捧着教案，轻步窗前的样子。

年轻常去南京城。一次随友人送货到鼓楼。中秋后，已微凉。归来时，爬进后厢里躺着，车过长江大桥，风吹乱发，望着桥头堡，看着一江水，颇有感慨。货车奔跑在板桥、乌江、西埠归来路上，仰望天空，天将黄昏，行道树往后快速闪退。如今忆起，好像一部影片，用画面写实着曾经时光。

一次听演员张译朗读朱自清的《背影》，当年课本时，只朗朗而读，再听为人父，个中味不同。选在那年生日纪念日，三队友一起，夜里两点多骑行出发，早晨抵达浦口站。在渡口，在老站站前长廊，想象着渡轮靠岸，文中父亲流动的背影。

隔着车站栏杆，向站台打量。想起《背影》中那些细致文字描写。“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文中父亲那一捧朱红色橘子不仅属于《背影》的，也对浦口老站建筑暗旧的灰黄色调上，有着一抹鲜亮色彩般记忆。

中年抵南京，选择冬日里。春节前一周多时间，住在栖霞山里栖霞古寺寮房，每日与僧同刻起居，用镜头记录日常。

闲与僧友登山，去观秦始皇临江处，不同旧年，浩浩长江水，早有大桥飞跨南北。去看山间小营盘，乾隆帝六下江南，五次栖霞山。去桃花涧李香君隐居归老地，念着明人所述旧景，“春暮夏初，则红英绿荫错落左右，游人行其下，衣袂皆有季色。”寒春初至，晨钟暮鼓，年三十夜里，栖霞明镜湖畔，古刹寺前，游弋着祈福香火和烛光。百年古刹，隐心静禅，旧檐飞鸟，千佛岩里摩崖问古声。

还是喜欢在金陵城中走一走，鸡鸣寺外，古城墙下，樱花正盛，尤其雨后灯火刚起，众里寻他千百度。或在画舫秦淮河边，寻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白日漫步梧桐林荫大道，夜晚安静坐在地铁或公交，听着那些喜欢的报站名，清凉山、迈皋桥、仙林湖、安德门、雨花台、紫霞湖、逸仙桥、状元境、六度庵、白鹭洲、莫愁湖、夫子庙、孝陵卫、龙蟠里、虎踞关……

十里秦淮人家，新与旧，古都时间交错。想起穿城骑行，好像选择了贴近一座城方式。归来时，站在江宁回望，似是看见了一座六朝古都的背影。

文/杨 钧